

黑暗里,我竟无处躲藏

浓浓的夜色,袅袅的香火,星星点点,断断续续地勾出了弯弯的巷弄。从此,她稚气的笑声和一闪的红衣,就成为我要命的千年记忆。

□文/黄梓荣(美国)

“掩蒙蒙”,就是躲猫猫,方言而已。

躲猫猫的要点,就是躲。我那时才六岁,太小了,自然不会叫我去做抓老鼠的猫,是永远做定的小老鼠。

其实猫也有猫的逻辑,一般不会把兴趣放在太小的老鼠身上,捉到了,也没有成就感,胜之不武。而且在技术上,就是抓到了,还是没有做猫的接班人的资格:太小,缺乏捕捉的本事。所以我们这种老鼠几乎永远不会被捉到,猫就是看到了,也只会东找西找假装没看见,让小老鼠高兴得要死。但那时我们是不懂这些的,反而总以为自己会躲藏而沾沾自喜。我那时,就是只从未被捉住过的“聪明小老鼠”。

记得那天阴历七月三十,地藏菩萨生日。我们聚在顾家大宅里,等着插地藏香。顾少六六提议,“先来躲猫猫吧”,几十个小朋友拍手叫好。

那次选定的开局猫,是一个大男孩。随着一声“开始”,众人四散。楼上黑洞洞我不敢去,就赶紧跑到天井里,四周看看还有

没有人在一起。一个红衣女孩,她也落了单。她好像对这里很陌生,小碎步走了一圈,又回到我的旁边。我说到厨房去吧。厨房里乌漆墨黑,凭着不知哪里的一点点反光,我们摸到了灶窠里,依偎在一起。

可等来等去,连一声猫叫也没等到。蹲得累,偎在一起又热,小孩总是耐心有限,“热煞了,我们出来点吧。”我说。

躲猫猫的兴奋点,在于你能看着猫找来找去,你看得到他,他就是看不见你。你兴奋你紧张,你期待你渴望,至于有没有被捉,一点没有关系。完全不在乎结果,那个捉与被捉的互相期待,那个肾上腺素不断上升的过程,就是趣味,就是快乐。

周围好黑啊,厨房里好像有莫名的声音,我们害怕了。她拉住了我的吊带,紧紧靠着我,腿还有点抖;我呢,只管用两只手抓住灶头的边沿。她沿着背带,捉住我小小的肩,我捉住灶边的砖,我们紧紧地靠着。

这时我想起了小姐姐,她把我带到顾家后,只顾自己疯,也不知藏到哪去了。不过肯定和六六的姐姐青青在一起。时间一长

有点烦,我不由自主地嘟囔了一下。按往常的剧本,猫早该出现,他会故意发出脚步声,口哨声,怪叫声,他会大声嚷嚷……

新问题来了。我想尿了!啊呀,越想还真越要。不过我必须熬住,有女孩子在旁边,怎么能尿?也奇怪,这么一想,就不要了。等啊等,该死的猫还不来。

可没过多久,又要了!这次好像是真要,真要命啊,太羞死人了,那是一种何等澎湃的感觉啊。怎么办?该死的猫啊,你在哪里?我向着高山喊,我向着大海喊,我真想喊啊……可是,我们在躲猫猫。

我极力地熬着,两条腿交替着使力。她笑了:“你要尿——尿了。”可我嘴硬,“还好还好。”被她一说穿,奇怪,好像真不要了。

她扑哧笑了,“熬不住了吧,一笑就拉到裤子上啊,我去年就这样。千万不要笑,也不要想,手指头放在嘴里,用力咬,用力。”听她现身说法,也尿过裤,这让我感觉好很多。

但好景不长,又来了。“我帮你把裤子提上点,是满裆裤吧?那好,来,我帮你拉”。哼哧哼哧,她在后面把我的吊带使劲往上提,我在前面也使劲向上拉。啊哟,上面一动,下边轻松了不少。

万分紧迫之时,大厅里突发出一声喊:“捉到了!”好比大赦!

我们随即跑了出去,说来奇怪,在天井里被冷风一吹,真的不要了!

厅里大灯开了,一片吵闹。原来猫来自邻家,顾家前后好几进,有厅有厢有楼房,为了躲猫猫,灯都关着。这个猫使了一个诡计:自己先大声喊一下,然后躲在楼梯下,看看是谁沉不住气。这就叫守株待兔,或叫钓鱼执法。难怪我们等了半天,尿都憋出来了。

这让被捉的老鼠认为是犯规。大人看我们好像吵不停,干脆来一句:点地藏香喽!“啾啾……”一声呐喊,这猫和老鼠们,立地和解,转身去抢棒棒香了。

“你还没走?”红衣女孩跑来拉拉我的手,催我快去快去,然后她就自顾自跑开去。但我没想到,女孩突然回头,拉开弄堂门。“你去哪里?”我问。

“哎呀,我也要了,都怪你引头!”她红着脸大笑,飞快地跑到了弄堂底,路灯下,只见红衣一闪,就没了踪影。说也奇怪,她这么一说,我原先所有的害羞和一点愧疚,全飞走了。

浓浓的夜色,袅袅的香火,星星点点,断断续续地勾出了弯弯的巷弄。从此,她稚气的笑声和一闪的红衣,就成为我要命的千年记忆。

核桃溪秋曙

□文/刘荒田(美国)

在核桃溪女儿家这几个月,作息时间大变。每天夜晚9时多便就寝,为的是和婴儿同步。婴儿4个月大,过去老妻和我两人在客厅睡觉,婴儿床就在我们的沙发床旁边。后来,我把动不动就失眠的老妻赶到卧室,由我独自在客厅陪伴婴儿。

顺理成章地早起。每天4点多,至迟5点,开灯,坐在案头。想起川端康成的妙句:“凌晨四点钟,看到海棠花未眠。”为之莞尔。不眠的,看花人罢了;除非你把“含苞”与“萎谢”一概界定为“睡”。不远处的婴儿,并不在乎灯光。离我数英尺的是玻璃门,门外夜色如墨。我暂时不能进入苍茫的夜,因为隔着一组密码。(为了防盗,临睡前设置警钟,输入密码才能开门,不然,全屋铃声大作。)我好整以暇,喝下第一杯开水,凝视黑夜。在时钟按部就班地敲打下,黑夜松动,它知道,要向黎明交班了。

“交班”类似蛇褪皮,蝶破蛹。而且,这仪式是在静默中进行的。和故土的村庄比,核桃溪虽树木更为丰茂,但具体到黑夜和黎明的结合部,村庄多了生气。迫不及待的公鸡和启明星一起上班,柴扉咿呀开阖,漏出零落的狗叫,不知疲倦的蟋蟀阵到了尾声,井沿的铁桶咣咣地响。一切就绪,远山上一丸被霞彩簇拥着,一跃而出,一步到位抵达早晨。

这里呢,同是从内而外的蜕变,但小有分别。以栏杆为界,栏杆后为以树木为主的立体景观。对付森然而立的黑夜,光明以无形的“漏斗”排出,先去掉覆盖所有白色的漆黑,使得白栏杆、灰墙壁,以及马蹄莲、绣球花最先呈现轮廓。其次,去掉附着于枝丫的褐色,使得伸向天穹,几乎触到星星的杆梢清晰起来。往后,夹杂在婆娑树冠的,藏匿于屋顶烟囱下的,缠绕街旁的枫树的落叶的,所有影影绰绰的黑,都被更密的孔眼筛去,光明终于浮现。至于栏杆前,这平坦的院子呢,曙色先以微明布下疑阵。木板铺的地面起伏迷离的光斑。光斑蓦地消失,眨眼之间,大片亮色从顶盖边沿,瀑布一般泻下,漫流开来,地上尽是水银。我揉了揉眼。光明已堆满玻璃门,再不开,怕要挤爆。

我没有把玻璃门打开,因为忘记了密码。只好专注于另外一种黎明。它从婴儿床上升起。我断定,不多一会,美妙的躁动要开始。我扶着栏杆俯看,小宝宝伸胳膊,蹬腿,眼睛依然闭着。享受将醒未醒的瞬间。我等待,一如万物等待日出。她漫不经心地睁开眼,嘴巴张成甜甜的笑,似乎得意地问:“我睡得怎么样?”她上一次喝奶粉,是7个小时之前,本该饥肠辘辘,按惯例会大哭,但她只专心于伸展解除捆绑的手脚。我慌忙到厨房去调奶粉,把奶瓶加热,然后,把她抱起,当起乐趣无限的“奶爷”,这头衔比“奶爸”更高阶。此时,室内涌进喧哗的晨曦。

隔着玻璃门看远处的草地,长尾巴翠鸟是第一批觅食者,麻雀即将加入。松鼠在横过天空的电线上敲击音符。晨光在叶子间跳跃。室内婴儿吸奶瓶的声音,和屋檐下排水管的滴嗒声,取同样的节奏。哦,至美的黎明!



廖廓 摄影/赵小

看电影

□文/顾前

晚上我闲着没事,到百花园影城去看电影。买好票后,离开演时间还早,我便到影城外面的小店铺里买了一瓶冰啤酒,然后坐在一处花坛的水泥护栏边上喝了起来。

影城门口不时有人出出进进,一个小伙子站在台阶上向每一个人都递上一张粉红色的影城宣传单(给我的那张宣传单此刻正垫在我的屁股下面),有人没走几步就把那张宣传单丢在

了地下。忽然,我注意到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个姑娘站在那里东张西望,她身材苗条,打扮得很时髦,头发也染成了栗色。

她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,是因为我想起了不久前在报纸上看到的一条消息,称在我市一些大影院的门口,近来出现了专门陪人看电影的女人,意思是只要跟她们谈好一定的价钱,她们就能陪人看上一场电影。报纸上称这是一种变相的色情活动,应予以取缔。是的,那姑娘在我看来,就有点像是专门陪人看电影的。

这会儿她一边东张西望,一边来回走着,还不时地朝我瞟一眼,仿佛是在寻找合适的目标。这越发印证了我的看法,我甚至开始怀疑她是否已经盯上了我。我在心里琢磨着,如果她当真来找我的话,我该怎么对付她,是断然拒绝呢,还是干脆不理她,或是跟她聊上两句,问问她为什么会干这种事。我在这么想的时候,眼睛始终盯着她看,因为她确实引起了我的兴趣,我对所有我不了解的人或事都抱有强烈的好奇心。那姑娘又朝我看了一眼,

我猜测她恐怕很快就要来纠缠我了。

正在这时,一辆出租车在路边停下了,从车里下来一个高大体面的小伙子,那姑娘见到他后,飞快地迎上去,跟他亲热地交谈起来。然后两人手挽手,朝影城门口走去,途中他俩还回头朝我看了一眼。我能够猜想到那个姑娘跟她男友说的话:“就是那个坐在花坛边上喝酒的男人,老是盯着我看,把我吓坏了。那家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,幸亏你来了……”